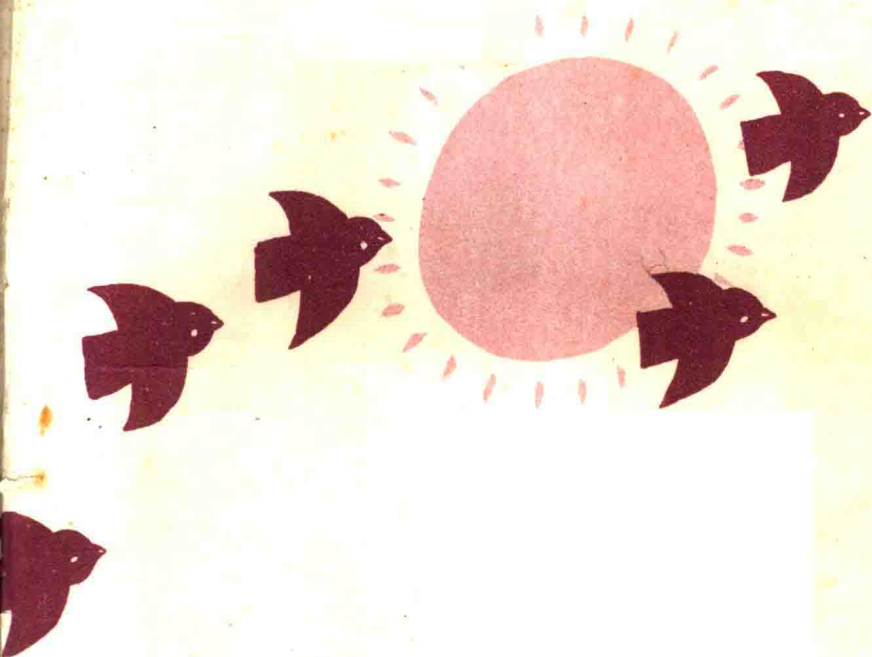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曾是囚徒

LA MENCING SHIYU



他们曾是囚徒



他们曾是囚徒

詹涌泉 王荆岩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经销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印张 3插页 120千字

印数1--10,000册

1989年5月第1版

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9-0645-3/I·416

定 价: 2.20元



作者简介

唐涌泉（后左），1940年12月2日生。辽宁省辽阳县人。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。先后在《辽宁日报》、《太子河》、《文学新星》杂志发表报告文学《桥梁》、《跋涉》，小说《印象之外》、《被河水隔断的脚印》等多篇。现为辽阳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王荆岩（前右）。当代诗人，1935年生，吉林省东辽县人。1960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歌、诗评、散文、小说、纪实文学700多首（篇）。已出版诗集《彩色的河流》《柳绿花红》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理事。

1984/05

目 录

从深渊走出来的人

引 子	1
一 当个窃贼多神气	2
二 变戏法的老头儿	4
三 “金刚六爷”其人	7
四 他开始作案了	10
五 他做了“亮遮帽队”的首领	12
六 逃出了警察的手，没逃出父亲的手	16
七 在天下大乱的年代里	19
八 他终于成了囚徒	22
九 劳改犯还是人吗	23
十 她咬着牙说：“不！我等他！”	27
十一 把手洗干净，不让它再沾上灰尘	30
十二 我这样人能搞致富吗	34
十三 我有钱了，要还给人民	37
十四 要让所有的人都有钱，过上好日子	40

王秀华的人生三部曲

一 野马脱缰，十年放荡	43
二 十年磨砺，重新做人	52
三 八年傻干，鹤立鸡群	64

爱是能够赢得的

——记韩玉柱解救后的罗曼史

一 突然到来的爱.....	83
二 绰号拼命三郎.....	87
三 春风吹拂冷冻心.....	96
四 炉钩子打不散的鸳鸯.....	109
五 过去仅仅是序幕.....	119

知耻而后勇.....	125
------------	-----

曾栽倒在女人身上的男人

引 子.....	142
一 命运之神对他的光顾.....	143
二 对女人的迷恋使他走向堕落.....	146
三 他要重新拥抱光明.....	149
四 有个小翠姑娘爱上了他.....	153

弯弯人生路

引 子.....	158
一 小路弯弯.....	159
二 深陷龙潭.....	163
三 弯路徘徊.....	168
四 弯路归来后的迷惘.....	174
五 “是她把我拉上正路”.....	177
六 阳光照耀，前途灿烂.....	181
七 人生之路该这么走.....	186

从深渊走出来的人

引 子

1987年仲夏，两名司法干部陪着一个中等身材、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汉子坐在吉普车里，飞驰在通往石门的公路上。

高粱晒红米了，苞米绒儿蔫了，大片大片的稻田，稻穗儿黄澄澄的，在风儿的吹拂下泛着金色的波涛……

中年汉子的心情也象那泛着的波涛，不断地起伏着，汹涌着。他对稻田和劳改生活是多么熟悉啊！因为他曾经劳动改造过6年，曾经用汗水和泪水洗刷过罪恶，洗刷过灵魂。今天他来到石门劳改队，却是以一个新人的姿态来的。石门劳改大队请他给正在劳改的犯人们作报告。他慷慨地应允了。他觉得应该讲，应该向犯人们讲讲自己的过去和现在。他要告诉犯人们一个真理：只要决心改恶从善，就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的。他觉得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两条抉择的路：一条是沉沦下去；一条是奋起重新做人，用自己的决心，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。

两名司法干部似乎明白他此时的心情，笑眯眯地望着他，谁也没有和他说话。吉普车以90公里的时速向前飞驰！

会场里坐满了劳改犯人，他们已经知道今天给他们作报告的是一个曾经和他们一样犯过罪，劳改过的人。他犯

过些什么罪？能改吗？人们还能信任他吗？……他们的大脑在频繁地活动着。当中年汉子走进会场，犯人们的眼光都射在了他的身上，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上了讲台。

他在讲台上扫了一眼正在劳改的犯人们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我叫康汉斌，‘康痞子’就是我。”他伸出两个手指比量了一下：“过去是个窃贼！”他没带讲稿，侃侃地向人们讲起了他的过去和现在……

一、当个窃贼多神气

人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可康汉斌却不象他父亲。他父亲康学家老实巴交，在这一点上据说象他的祖父，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，只知道一脚不闲地干活。可能是过惯了穷日子的缘故吧，无论生活上怎样苦，他都能默默地忍受，从来也没有过太高的奢求。康汉斌的祖父信命，说这都是命里注定的，命里注定你富就富，注定你穷就穷。王宝钏生在富贵人家，却嫁给了薛平贵，在寒窑里受了十八年苦，这都是命里注定的。康汉斌的父亲不信命，那是因为他接受了八路军、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影响，使他懂得了不推翻地主反动阶级，劳动人民就得世代受穷，世代当牛做马。因此他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区工作队。1948年秋天攻打沙岭时，康汉斌的父亲被一颗子弹穿透肺叶，被抬回鞍山。因为受了伤，不能再参加战斗，就留在了地方，安排在房产部门工作。

康汉斌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在同般大的孩子中谁也鬼不过他，他眼珠儿一转就是一个道眼。母亲很喜欢他，觉得他不象他父亲那么窝囊。邻居们也说，这孩子将来准有出

息。父亲却板着脸，听人夸奖孩子也不笑一声，他从不溺爱孩子。但心里还是甜丝丝的，觉得孩子会比自己强。

老康家不是书香门第，祖祖辈辈没念过书。康汉斌的父亲认识几个字，能磕磕巴巴念一段报纸什么的，那是在区工作队时跟一些干部们学的。离开工作在房产部门工作可没少挨憋。晚上躺在炕上，他和妻子商量，无论家里怎么困难也得供孩子念书，把希望寄托在康汉斌身上，希望他能出人头地，为老康家争光添彩。

康汉斌也真聪明，老师一讲他就会，老师提问他都能答上来。但老师对他也很头疼，因为他太淘气了。下课时不用说，就是在课堂上他也坐不稳板凳，仿佛凳子上有刺在刺他的屁股，他东扭一下，西扭一下，为这没少挨老师批评。

他在长甸小学念书。学校南头有个水泡子，这是他和他的同学大疱们的乐园，没课的时候他们经常到这里来玩。有一天他们到这里来，忽然看见有个东西在水里一蹿一蹿的。大疱眨巴一下眼睛说：“坏了，有个小孩掉水里了！”康汉斌跑到泡子前，把褂子扔给大疱：“拿着，我救他！”大疱说：“你行吗？”康汉斌说：“你瞅着吧！”他下到水里，用脚勾住小孩的衣服把她救了上来。为这，学校把他好一阵表扬。

老师没少帮助康汉斌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当个工程师。”他眨巴着眼睛问：“当工程师干啥？”老师说：“搞设计，为国家做贡献。”他摇摇脑袋说：“整天坐板凳，我不干！”弄得老师哭笑不得。

康汉斌喜欢看电影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《巴格达窃

贼》，往毯子上一坐就飞起来了！飞上大山，飞进皇宫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心里想，能成为一个会飞的窃贼有多好！

他喜欢听故事，最喜欢听的是大疤从说书馆听来的《杨香武三盗九龙杯》。好几个人瞪着眼睛坐在那儿看守着九龙杯，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，九龙杯就让杨香武给盗走了！嘿，真神了！尽管大疤讲得支离破碎，可康汉斌却听得入迷。他想，那是英雄啊！可他既没有那种会飞起来的魔毯，也没有杨香武那样神偷的技能。但是，有一天机会来了，这机会使13岁的康汉斌朝深渊走了下去。

二、变戏法的老头儿

康家的生活是靠康学家每月二十九元一角钱的工资。日子过得清苦，除过年吃一顿饺子和大米饭而外，平常日子吃的都是高粱米、苞米面糊糊和饼子。康汉斌每天啃着苞米面饼子上学，看见同学吃饼干他馋，看见同学吃冰棍他馋，但是他只能偷偷地往肚子里咽口水，他没有钱买啊！父亲母亲从来不给他钱，也确实没有钱给他。

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推着车子在街巷里高声叫喊：“破烂换钱！”“有破铜烂铁拿来换钱啊！”于是伴随着喊叫声有人从家里拿出破炉盖子、破锅、破勺子卖给他，把一张张票子换到手里走了。康汉斌眼睛一亮，他推推大疤说：“看，那能卖钱！”大疤嘴一咧：“谁不知那能卖钱？你家有吗？”康汉斌说：“我家没有，我们家旁边那个工厂有的是，咱们去拿一点。”于是两个人从墙上偷偷地翻了过去，拿出一些铜铁来。没想到一下子卖了许多

钱，两个人到饭馆里又买大饼、又买包子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康汉斌逃学了！不到学校去，也不敢回家，他和大疤跑到公园里找了个椅子躺下去睡觉。初夏，太阳暖洋洋地晒着他们的脸蛋、胸脯，小风轻轻地吹拂着他们圆鼓鼓的肚子，康汉斌觉得舒服极了！他心里想，原来想弄点钱花也不是太难的呀。他正想和大疤合计怎么再到那个工厂去弄点钢铁，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他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！一个五十左右岁的老头儿站在他面前。只见他穿着一身青布衣服，身材瘦瘦的，一张蜡黄的脸，一双干瘪的手，两只眼睛却贼亮贼亮的，咕噜咕噜地在康汉斌身上乱转。康汉斌一惊，问：“你干啥？”老头儿嘿嘿地干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小兄弟，别害怕！你姓啥？”康汉斌嗫嚅着说：“姓康。”“家在哪住？”康汉斌没有告诉他，只用手朝远处一指：“在那边。”“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”康汉斌没吱声，大疤替他说：“他爸爸在房产。”老头儿嘿嘿地笑了，他瞅瞅康汉斌和大疤，说：“我给你们变个戏法看看吧！”康汉斌一看这老头儿不是抓他们的，乐了！“你会变戏法？变个看看！”老头儿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，让康汉斌和大疤看，康汉斌从里到外看了一遍说：“啥也没有啊？”老头儿说：“有钱！”他把帽子在他们眼前一晃，伸开手竟从帽子里拿出了一沓子钱！康汉斌一伸舌头：“钱！怎么变出来的？”老头儿嘿嘿地笑了：“这不算出奇。”他把钱揣在上衣兜里，然后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，说了声：“小兄弟，你看好。”他到树前挂着的衣服旁边走了一下，把手伸到康汉斌面前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康汉斌一下

子跳了起来：“哎呀！真神了，那衣服连动也没动一下，钱怎么到你手里了？”老头儿嘿嘿地笑着：“这算什么？好戏法多得很，只要你学会了，要吃什么吃什么，要穿什么穿什么。去天津，去上海，愿意去哪就去哪！怎么样？学不学？要学就跟我走，我收你们做徒弟。”康汉斌 瞅瞅大疤说：“大疤，咱跟他去学吧？”大疤 噤 着 说：“好是好，我走了怕我妈找我。”康汉斌说了声：“真屁！”他对老头儿说：“我不怕，我跟你去！”老头儿笑着拍拍他的脑袋：“好小子，我一眼就看出了你有出息！”他回身摘下挂在树上的衣服，朝康汉斌 瞅 了一 眼，说了声：“走吧，我先给你换一身衣服。”康汉斌见大疤还茫然地站在那里，就跑回去告诉大疤说：“别告诉我爹我妈。”大疤 嘿 了一声，一直看着康汉斌跟着那个干瘪老头儿走出公园才回家去。

从这一天起康汉斌失踪了！家里找，学校也找，可是哪里找得到他呢？问过大疤，大疤说从那天放学就没看见他。他不敢说，他怕一说出来就会把他和康汉斌跳进工厂拿铜铁卖钱的事弄出来。他也怕公园里见到的那个老头儿，他嘿嘿地笑着，显得很善良，可是当他说他不跟着去的时候，老头儿的脸上一下子失去了笑容，从眼睛里射出一股绿莹莹的光，使他一下子想起了公园笼子里关着的那条狼，他身上立刻打了个冷战！

家里急坏了，妈妈整天抹眼泪，父亲整天唉声叹气，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！有人告诉康汉斌的父亲，说劳动湖捞出个死孩子，他急忙赶去看，那死孩子虽然脸被水泡得变了形，但从衣服、个头以及脚上穿的鞋，都

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孩子康汉斌。

康汉斌这时在哪里呢？他已经跟老头儿到了沈阳。他觉得别看他师傅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，却是个了不起的大能人。

康汉斌的眼力不差，这个干瘪老头儿确实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呢！

三、“金刚六爷”其人

老头儿虽然衣不惊人，貌不压众，在南北缙窃集团中却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他叫“金刚六爷”。

“金刚六爷”家住在沈阳北市场一个四合小院里。邻居们只知道他在外面做买卖，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的是无本钱的买卖。他十五岁下水，掉过脚，也被老便追捕过，戴过手铐，蹲过监狱，出来后他照样干，而且变得更加狡猾。只要被他搭上了眼，你兜里的钱就非变成他的不可。他曾告诉过康汉斌：“干我们这个买卖的，只认识钱！”那意思是说，就是谁家死了人，等着买棺材的钱，也不能心慈手软。

他有机会就作案，有时候竟在老便的眼皮底下作案，由于出手快，很少掉脚。因此他出了名，报了号，不少人拜在他门下。一些干缙窃生涯的，不管是老手新手，一听“金刚六爷”，都对他肃然起敬，叫一声：“啊，六爷！”

马师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天津有个马五爷，听他手下人讲沈阳‘金刚六爷’手段如何高，勃然大怒，啪的一拍桌子：“嘛？他是‘金刚六爷’，俺是‘金刚五爷’。走啊！咱爷们去会一会他。他带了两个徒弟到了沈阳。见了

面一抱拳：“六爷，久仰大名啊！今几个带点薄礼，特意来登门拜见，请笑纳！”他回头瞅了一眼徒弟：“上前见过六爷！”徒弟赶紧一抱拳，然后抢过去施礼。“金刚六爷”说了声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上前轻轻用手一扶，然后哈哈大笑！马五爷一怔，一看他徒弟的衣服被划开一个三寸长的口子，缝在兜里的钱已经到了“金刚六爷”手里。他脸色一变，然后也哈哈大笑：“兄弟，哥哥佩服！没别的，请兄弟去天津露一手！”“金刚六爷”赶紧说：“不敢！”马五爷眼睛一瞪：“嘛？你嫌天津地面窄？”“金刚六爷”说：“哪里，天津是哥哥的地面，兄弟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哥哥地面班门弄斧！”一听这话，马五爷的脸色变了过来，哈哈笑着说：“一家人嘛，这话不说远了，请兄弟去天津，是想让老少爷们儿见识见识！”“金刚六爷”不能再推了，于是带了两个徒弟跟马五爷连夜登上了去天津的快车。他在车上走了一趟，立刻盯上了一个人。这人四十左右岁年纪，手拎着个黑色提包，身子靠着车窗，车一过锦州他就呼呼睡了，但手一直不离提包。“金刚六爷”的一个徒弟坐在那人身边，眯缝着眼睛盯着提包，一筹莫展，他装着去厕所离开了。“金刚六爷”冷笑一声，手提一个黑色提包坐了过去。车进秦皇岛站车身摇晃了一下，“金刚六爷”趁势往那人身上一压，那人睁开眼睛朝他瞪了一眼，伸出手拽了拽衣服又睡了。就在这一刹那两个提包已经换了，三千元人民币到了“金刚六爷”手里。马五爷坐在远处看着，眼睛一亮，心里骂了一声：“日他娘的，真行啊！”从此“金刚六爷”在天津绾窃犯中报了号。

康汉斌跟“金刚六爷”到了沈阳，一进他的家，看见屋子里有好几个人。“金刚六爷”让他管这个叫师叔，管那个叫师姨，管那个叫师兄……他师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，头发抹得油光光的，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，眼睛盯盯地瞅着他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烫着披肩发，眼眉描得黑黑的，说话浪声浪气。康汉斌记得她是马师姨。

马师姨对康汉斌挺好，她拉他坐在自己身边，浪声浪气地说：“师哥好眼力，这个徒弟错不了，咱们得庆贺庆贺！”“金刚六爷”说：“好！摆两桌，让兄弟们来聚一聚！”于是在沈阳北市场一家大饭店摆了两桌酒席。这些人大把大把花钱，一大盘子一大盘子要菜，康汉斌头一次看见这场面，什么虾呀，参呀，鸡呀，鱼呀……摆了满满一桌子。他有点不敢动筷子，马师姨一会儿给他夹一块鸡，一会儿给他夹一块鱼，告诉他：“吃吧，以后想吃什么容易。”

晚上，在“金刚六爷”的家里，男男女女挤了一屋子，“金刚六爷”指着这个让他叫什么，指着那个让叫什么，那么多人，他哪里记得清呢？有一点他记住了，他发现这些人的手腕上面都刺着一个整桃和一个半拉桃。刺这个干什么？他不敢问。因为“金刚六爷”在路上和他说过：“不该问的不准问，不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。”因为马师姨对他很好，他偷着问马师姨，马师姨只说了一句：

“是一家人，过一阵子你师傅也会给你刺上的。”康汉斌知道已经进了贼窝，想离开这儿是不行的。一进这个门，

“金刚六爷”就对他说了：“你进这个家容易，出这个家就不容易了！我不饶你，所有的人都不能饶你！”后来他

听说，过去有个和他一般大的孩子，想不干了，偷偷地跑了，结果被抓了回来打个半死，送进医院没几天就死了。康汉斌打了个冷战，只好让他们摆布。

西屋里摆着香案，香炉插着三根燃烧的香。案上摆着供品，还有一个用红布蒙了半截的牌位。他听见有人喊了声：“请六爷上坐！”“金刚六爷”笑着整理一下衣服，走过去坐在香案旁的一把太师椅上。马师姨贴着康汉斌的耳朵说了几句，康汉斌过去跪在香案前，向牌位也向师傅叩了头，然后跪在那儿听师傅训诫。他的脑袋浑涨涨的，“金刚六爷”都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太记清楚，只记住了师傅说的“门有门规，家有家法，犯了门规家法决不轻饶……”

从这一天起，康汉斌正式拜了师，成了“金刚六爷”门下的一个弟子。

四、他开始作案了

沈阳也象大上海，三教九流，各式各样的人物云集。南来的，北往的，熙熙攘攘不断。

两个多月后，在沈阳南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出现了两个人，女的三十多岁，烫着披肩发，腕子上挎着一个橙色的小皮兜，单手托腮，站在那儿不紧不慢地看车次。男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，一身学生装束，这里挤挤，那里挤挤。这就是马师姨和康汉斌。“金刚六爷”在康汉斌身上的工夫没白下，他掏得很顺利，一个个钱包，一叠叠钞票，很快传进了马师姨那个橙色的皮兜里。

康汉斌心里挺奇怪，这些人怎么都这样傻？都是些木头人吗？怎么没有一点感觉呢？难道真是自己行了吗？……

他想起跟“金刚六爷”学艺的两个月，心里一阵酸楚，打没少挨，罪也没少遭，但是有苦水他只能偷偷往肚子里咽，“金刚六爷”已经不是他刚认识时的那个干瘪和善的老头儿了，总是对他瞪着眼珠子一脸凶像！“金刚六爷”每天把衣服挂在衣架上，把钱分别装在里衣和外衣兜里，教给他外衣兜怎样掏，内衣兜怎样掏，掏得不利索就得挨一顿揍！有时候还一连饿几顿不给饭吃，受不了就自己去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就得去偷！马师姨本来对他很好，这时候也不给他说一句，只用眼睛扫他一眼，坐在那儿不吱声儿。

“金刚六爷”给他讲：“干我们这活儿的，一靠手，二靠眼。手要快、要利索。眼要准，什么样的人，有钱没钱要一搭眼就清楚。”为了看他的眼睛看得准不准，马师姨带他到联营公司走了一趟。他们装做买东西，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。康汉斌一抬头看见一个穿干部服的人，他朝马师姨努了努嘴。马师姨贴着他的耳朵说：“不对！你别看他穿得挺利整，兜里顶多有个三十二十的，不值得。”这时马师姨盯上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农民打扮的人，上身穿了件对襟黑棉袄，下穿一条黑色棉裤，腰上扎一条宽宽的蓝腰带子。他好象头一次走进这样大的百货商店，眼睛四处望着，一会儿趴在这个柜台看看，一会儿趴在那个柜台看看。马师姨贴着康汉斌的耳朵说：“他有钱！你看着。”她扭扭晃晃地贴了过去。当那个农民发现腰带子里的四百元钱失踪了，大喊大叫时，马师姨早就领着康汉斌离开了联营公司。康汉斌服了，他心里想，伙这人手真快，眼真毒啊！

从南站回到“金刚六爷”家，马师姨把兜子里的钱倒在八仙桌上，“金刚六爷”乐了！康汉斌是他种植的一棵